

當代人物趣事軼聞 (二)

張守初

馮玉祥的趣事最多

西北軍首領馮玉祥從二等兵幹起，一直升到總司令，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、陸軍一級上將。

他矯情戾俗，行爲突出，人稱怪傑；其生活儉樸，勤政愛民，亦有可取之處。馮玉祥幼年失學，深以爲憾，入伍後勤學不倦，雖然貴爲統兵大將，依然接受教育。他在北平任陸軍檢閱使時，就禮聘名教授數人分別講授各課程，每日下午七至十時爲授課時間，教授在座時不准任何人進室打擾。

某日馮玉祥的參謀長進室內報告緊急軍務，馮玉祥瞪着眼高叫：「你進來幹什麼？我說過上課時不准進來。」

參謀長回答：「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不敢做主。」

「我死了，怎麼辦？天大的事情，也不能叫人死。去！去！去！全當我死了。」

次日馮玉祥找一塊長方型的木板，親自寫上「馮玉祥死了」數字，每日上課時就掛在門外，下課後再取下來，表示馮玉祥又復活了。他這樣

專心向學的精神令人稱讚，其不忌諱生死，亦非常人所願爲。

馮玉祥能言善道，語句驚人，嬉笑怒罵，尖酸刻薄兼而有之。他倡導勤儉愛民，不尚繁文縟節，告示用簡單明瞭的白話文。任河南省主席時在省府大門外影壁牆上親自書寫：

一文錢都是老百姓的血汗
不可亂用 馮玉祥

夜晚有人在他的姓名上添寫「都給」二字，就變成了：

一文錢都是老百姓的血汗
不可亂用 都給馮玉祥

第二天早晨，他看見了，苦笑着說：「好小子，罵人不帶髒字，用心惡毒已極。」

西北軍各級軍官除了極少數的文職人員及參謀官外，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行伍出身；而馮玉祥招兵對象是以鄉村農民爲主，因其樸實無知，易於訓練。初入伍時多爲文盲，入伍後實施補習教育，亦有少數軍官隨其職級升遷，學識日漸升高，養成學術兼優的高級將領。雖然行行出狀元，畢竟狀元太少了，大多數從鄉村徵來的文盲，

想由補習教育造成文武兼資的將材，頗爲不易。

馮玉祥治軍甚嚴，布衣粗食，勤學苦練，不准奢侈浪費。有一天對部下訓話：「我們軍人職責是保國衛民，要勤學苦練，戒絕一切不良嗜好。你們有什麼嗜好？都坦白的說出來，只要決心戒絕，我就不究既往了。」

「報告總司令！我除了吃喝嫖賭以外，別無嗜好。」說話的人是韓占元，當時任職團長，後來積升到軍長。

「好小子！這樣多的嗜好還不够嗎？你是說還沒有吸鴉片煙是不是？」

大混球升作五虎將

馮玉祥最痛恨日本人的暴行，他一生都是積極的反日者，對官兵講話極富煽動力，不免誇大其辭。一天集合官兵訓話：「日本人侵略中國，存心要滅亡我們，亡國奴是什麼滋味？你們知道嗎？日本滅亡了朝鮮，他們在朝鮮橫行霸道，對待朝鮮人豬狗都不如，姦淫燒殺，任意胡爲。日本人走在路上走累了，就叫朝鮮人趴在在地上，他們坐在朝鮮人身上休息。我們要是受到這種待遇

，你們說該怎麼辦？」

「報告總司令！我有辦法，他們叫我臥下，我就臥下，等他坐好了，我反回頭把他的鳥咬掉。我們大家齊心合力把他們的鳥都咬掉了，他們絕了種，日本不就滅亡了嗎？」說話的人是吉鴻昌，當時還是營長，後來積功升到軍長、總指揮，為西北軍小五虎將之一。此人長像粗壯，一臉橫絲肉，打起仗來脫去上衣，提起大刀，肉搏衝鋒陷陣；雖然是粗線條，因為屢建戰功，最為馮玉祥所喜愛。

「好小子！你簡直是個大渾球！這種辦法能行嗎？盲目無知，還是要好好的學習新知識吧！」

馮玉祥雖然氣他是大渾球，只好把他看成天真無邪的傻小子，曾屢加打罵，仍然升他的官，升到師長時還罰他打掃廁所。在西北軍中被打罵，是升官的必經過程。

後來西北軍中流行一句戲言，誰有什麼困難的專情說：「這怎麼辦？」，旁人就說：「去找鷄（吉）咬鳥呀！」（編者案：吉曾在察北抗日，後圖謀不軌，為政府在天津捕獲正法。吉雖不文，但曾有「出國考察記」一書，想他人代筆，「七七」抗戰時吉星文團長即其侄子，「八二三」砲戰，在金門殉國）

真廳長誤作冒牌貨

張鴻烈字幼山，河南省固始縣人，留學美國，獲碩士學位。曾任河南省立中州大學（國立河南大學前身）校長、山東省政府建設廳長、河南省參議會副議長等職。行憲後當選立法委員，十

數年前病逝於臺大醫院。他雖然喝過不少洋水，然而本性不移，平易近人，富於風趣，是一位樂天知命而富於人情味的性情中人；他的知交無分老幼與地位高低一視同仁，在青年人面前絕不擺出長者架勢。他有一次幽默自嘲式的告訴筆者有關他自己的一段趣事。

民國二十幾年間，張鴻烈任山東省政府建設廳長，到任不久，某星期日上午，穿着便服去拜訪一位所屬的王科長。王科長家住一座獨門四合院，大門未關，他進院後看到一位婦人正在院中洗衣服，他說：「請問王科長在家嗎？」

那位婦人瞪着眼往他身上從頭至腳仔細觀看，很輕視的說：「科長不在家，你有什麼事？」連說聲請屋裡坐的應酬話都沒有。

張廳長回答：「沒有什麼事，我特來拜候他，既然不在家，我改一天再來拜訪。」說罷遞上一張名片。

那位婦人再瞪眼看看他和名片上的人是否相稱，沒有再說一句話，就送客關上大門。

王科長回來後，太太對他說：「我今天遇到一個騙子，幸虧我機警，不然就會受騙了；一個人冒充廳長，來打歪主意。」

王科長問她是什麼樣子的人？她說：「個子高高的，長臉帶紫紅色，有四十歲上下，身穿藍布舊長衫，布鞋白襪子，土裡土氣，遞上一張名片，還說是廳長。」

王科長說：「那就是廳長呀！」

王太太說：「笑話，別當我是土包子！人家廳長是留洋的，當然是西裝革履，摩登瀟灑。再

說廳長出門那有不坐汽車帶隨從的道理？」

第二天王科長上班，向廳長道歉：「昨天我不在家，勞駕廳長光臨，內人沒有好好招待，實在惶恐萬分！」

張廳長含笑說：「昨天我去拜訪，嫂夫人正在洗衣服，我不好打攪，是我禮貌不週，未能向嫂夫人請教。都是自己人，請不要介意！」

糊塗縣長荒唐隊附

李某陝西省人，國立西北大學畢業，高等考試及格，經河南省政府甄選為候補縣長。省府會議二讀通過李某出任民權縣長，該縣係北伐統一後，在隴海鐵路沿線之李壩集新設的縣治，土寨建築，只有東南西三面寨門。李縣長就職典禮時大發妙論：「劉主席選拔真才，選了又選，拔了又拔，才選出我這個真才，來到貴縣……」聽眾忍不住大笑，他很不高興的繼續說：「笑！笑什麼？你們不服氣嗎？我會中英日三國文字，試問在座諸位你們能嗎？」

從前縣太爺赴任先組班底，所帶官員雜役常多至十數人。當時公務人員沒有保障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縣太爺任意去舊人換新人，亦可酌量留用少數舊人，以資熟練公務。李縣長就職後，大部分人員都已換成自己人；縣長兼任保安大隊長，由省保安處委派一位少校大隊附實際負責，縣長兼任的大隊長只是名義而已。他對於大隊附不放心，又無權撤換，就命令大隊附繳械，把三百多支槍打成網送交縣政府保管。他只用親信十數人帶槍在城關警戒，因為人丁不敷分配，下令關

閉東南二寨門，只留西門供出入，出入人等又必須接受盤查。在城外排隊等候檢查的人越聚越多，李縣長得報，大為緊張，登上城門樓，大聲問他們：「你們來這麼多的人，想威嚇本縣長嗎？」

眾人回答：「我們不敢，我們是進城辦事情的。」

縣長大怒：「混帳！進城辦事，為什麼不派代表？」

李縣長的種種荒唐作為，經人告到省府，派員前往該縣澈查；視察員往縣府拜見，他命令隨從搜身，以防刺客行刺。視察員會見縣長詢問，又接見有關人士查證，事實俱在，視察員回省具報。李縣長得知有人控告，又尋大隊附不着，就懷疑是他告的。保安大隊被繳械後，他就派人在南門外火車站監視，不准大隊附逃走；此時追問監視人等「為什麼放走大隊附」？他們回答從未見大隊附上火車，必定是騎馬逃走的。隨就傳來大隊部的馬伕，問他：「你為什麼給他備馬？你不知道他要告我嗎？」

「報告縣長！我是馬伕，當然給大隊附備馬，我不知道他要告縣長。」

縣長大怒：「胡說！擅自備馬，責打四十大板，以儆效尤。」

李縣長就職才六個多月，省府就以「人地不宜」四字輕描淡寫免職了。民國二十三年秋，筆者往豫東各縣視察，是在李縣長去職後月餘時間。筆者在民權縣停留三天，詢問縣府及地方人士，對於李縣長的種種胡作亂為，證明全係事實。

如此糊塗荒唐的人，怎麼能被選拔任縣長？據省府人言：李某本來有才學，只是不諳世故，考試、甄選都是依照法定程序辦理，並無不當。因為他在就任縣長前數月，曾被土匪綁架，嚇得精神失常也是有的。

土皇帝從死裏逃生

顧瑩字敬之，河南省商城縣人，由區長（管轄數鄉鎮）起家，抗戰期間任游擊司令兼縣長。游擊部隊好壞參半，協助國軍對日作戰，不無微勞；強徵暴斂，擾民之事亦屢見不鮮。顧瑩擁衆二千餘人，又為一縣之長，作威作福，令人側目；為肅清盜匪，懲治漢奸，殺人不少，頗有韓復榘的作風。抗戰勝利後仍任縣長，所部游擊部隊改編成一個保安團，自兼團長。他學識雖然不高，亦頗有眼光，在縣境山谷興建水庫，在當時河南全省所僅有。水庫利民，用意甚善，但所有徵地徵工都不合法。他把山谷間自己的土地和別人的土地一併無償徵收，又強徵民工數百人，不給工資作義務勞動，所以怨聲載道，人民畏懼其武力鎮壓，又不敢控告，大家都稱他為土皇帝。

抗戰勝利，中共擴張滲透各階層，知識青年尤為盲從，是以各校學潮迭起，學校幾乎無法維持正常教學。河南省立信陽師範，在商城設有分部，省教育廳以主席名義，委託顧縣長代為指導監督。民國三十五年秋，商城分校學生受潛伏共黨分子鼓動，舉行反飢餓暴亂，毆打分部主任；分部主任逃到縣府，請求顧縣長平息暴動。顧瑩就派保安部隊包圍分校，命令學生到縣府禮堂前

面廣場集合，聽候縣長講話，並解答學生所提問題。學生迫於武力，自然服從命令，坐地等候縣長到來。

顧縣長偕同分部李主任及隨從人等到場，開口說：「你們都是好學生，應當安心讀書，不可受人利用，鼓動風潮。我知道近來物價上漲，公費不够維持生活，你們有什麼問題，儘管向我提出，我負責解決，誰有意見？站起來講，其他的人坐地不要動。」

有一個學生站起：「報告縣長！我有話要講……」

縣長身旁的衛士砰的一聲槍響，把那個學生打死了，全場震驚。縣長說：「混蛋！你為什麼開槍打死人？」

衛士回答：「報告縣長！手槍走火，我不是存心打死人。」

顧縣長命令另外兩個衛士：「把他關起來，聽候法辦。」又對全場學生說：「衛士誤殺，我自當依法審判，你們不用驚慌，回校安心讀書，所有問題我和李主任商量解決，不准再胡鬧了。」

顧縣長安排「殺雞儆猴」，事前向該親信的衛士授意，事後把那個衛士押解到潢川專區保安司令部法辦，中途給資釋放，叫他到別處暫避風頭。顧瑩用「殺雞儆猴」的方法平息了學潮，而且從此以後再沒有人敢鬧風潮了；有人稱讚他處置高明，有人說他殘暴不仁。

被殺學生的舅父王科長供職河南省政府，向劉主席控告顧瑩擅殺無辜；劉茂恩主席惟恐他聚眾反抗，引發暴亂，不便即時捉拿法辦。等待數

中 外 雜 誌

月，召集全省各縣長來省城開封舉行會議，在會中途中途扣押顧瑩，移送開封地方法院審理。

顧瑩隨帶的秘書邱硯雲是筆者舊屬，在扣押之前數日，陪同顧瑩到筆者家中拜訪，我看見他氣質並不粗野，談吐有條不紊，頗有見解，相談甚歡；他還笑着說：「處長，你看我像不像土匪？」

帝？」
顧瑩被收押後，苦主或仇人向法院控告書狀紛至沓來，開封地方法院判處顧瑩八個死刑、四個無期徒刑及數個有期徒刑，為司法史上所罕見。有人為他叫屈，有人說他罪有應得。在上訴中開封淪陷，共軍打開獄門放人，顧瑩並不感謝共產

黨解放的恩德，他深知他過去的反共作為終會遭受清算。改姓化名，輾轉逃來臺灣，投靠其女婿，後來在臺南某工廠擔任書記工。犯案未了，依法仍可緝捕，但是開封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卷宗失落，河南同鄉也無人追訴，他得安度餘生。十多年前，壽終在臺南女兒家中。

中外文史

叢書

壯遊八十年

陳廣沅 教授著

定價平裝 380元 精裝 450元

本書為旅美學人名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。要目有：唐山、上海交大生活。留學美國準備一年。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。回國後教學生活。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。赴美爭取鐵路器材。聯總救濟工作。行政院救總工作。回憶民航空運隊。避難香江十年。晚年在美教書奇聞。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全書陸佰叁拾頁。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。精裝肆佰伍拾元，現已出書歡迎購閱。

中外文庫

文史論叢

全一冊

謝康教授著

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，析論中外文學家、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、事功及掌故軼事，深入淺出，字字珠璣，要目有：「評譚嗣同仁學」、「新人文觀念與生活覺解」、「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」、「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」、「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」、「談英、法、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」、「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」、「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」、「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」、「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」、「俄國兩文豪的絕交」、「再論文學史的方法」、「論諸葛亮」、「屈原底追念」、「秦始皇論」、「談謝靈運」、「論關羽」、「韓愈論」、「宗元論」、「岳飛」、「曾國藩論」、「談彭玉麟」、「李香君」、「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」、「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」、「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」。全書五百餘頁，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台幣壹佰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